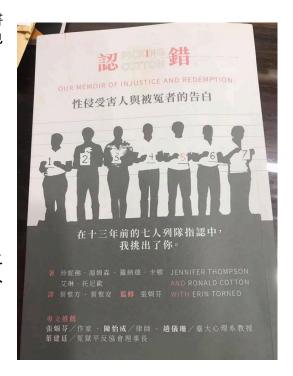
## 2019年9月14日

作為指認冤案的經典案例,我卻以為這本書最大的意義其實不在於指認程序的改革,也不在修復式司法,而是讓犯罪被害人發聲,讓犯罪被害人重述犯罪被害所造成的傷害(不管後續發展如何,犯罪給被害人所造成的傷害是真真切切地存在),告白當發現自己參與冤案製造,因而導致無辜者入獄,心裡的衝擊、羞恥、恐懼,以及她究竟如何跨出那一步,請求對方的原諒,幸運地成就一個動人的修復故事。

這樣說,並不是說冤案被告的聲音並不重要。為何最後能有個動人的修復故事,與本案的冤案被告一直沒有放棄自己有關。他之所以能辦到,是因為他背後有相信他的家人,與對正義執著的律師。雖然我們可以用幾句話概括這一切,但我相信,這對於身處其中的人而言,是多麼大的負荷,需要非常強的信念。



只是如同本案被害人珍妮佛湯姆森在中文版書跋中所指出的:「冤案案件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, ···每當我看到男男女女高舉雙臂慶祝著自由與勝利···我心裡其實非常清楚這些影像只是單面向的敘事····總有···一個被忽略的聲音, ···那就是犯罪被害人·····我們就像故事中遭人忽略的一則註腳, 就算有人提到, 通常也只會譴責我們製造冤案。由於缺乏適切的平復傷害制度, 對我們來說, 當時什麼都沒有, 只能被迫自己找出路。···」

珍妮佛為自己找的出路是參與冤案救援, 創建一個專門處理冤案事件給相關人士之傷害的組織, 從一開始到現在, 她都是「最完美的被害人」。但我以為她最大的能力是誠實面對自己, 最大的貢獻是誠懇地分享自己的經歷, 因而本書給了讀者在其他冤獄個案中所沒有的啟發。